

秦腔現代劇

野火春風斗古城

李英儒原著
蒙秋編劇

長安書店

野火春风斗古城

(秦腔现代剧)

李英儒原著 张志明设计封面
袁秋福剧

长安书店出版

西安东大街318号

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2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东四路105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 $\frac{3}{8}$ 字数: 86,940字

1980年9月第一版 1980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0

统一书号: T10093.739

定价: (乙)0.17元

天 吻

楊曉冬：地区团队政委兼区委书记。我保定城内地下领导人。

顏金环：我保定郊区地下联络员。

顏銀环：金环之妹。保定城内地下工作者。

楊母：曉冬母。地下交通員。

梁队长：武工队队长。

韓燕来：三輪車夫，后为地下工作者。

小燕：燕来之妹。

老周：群众。

張小山：武工队队员。

袁主任：平原军区政治部主任。

赵医生：某药舖医生，地下工作者。

武工队队员若干人。

x

x

x

高大成：伪治安軍司令。

范大昌：特务头子。

关敬陶：伪治安軍一團团长。

兰毛：伪便衣队长。

螃蟹臉：伪情报组长。

赵黑鍋：伪司令部伙夫。

多田：日寇首席顧問。

小桃：关敬陶之妻。

小湯：关之傳令兵。

高自萍：叛徒。

苟长海：关团三营营长。

刘营长：关团一营营长。

赵参谋：关团参谋。

女招待：冷食店招待员。

李歪鼻：伪市署科长。

日軍二人，伪軍及軍官，伪便衣队员若干人。

野火春風斗古城

第一場

時間：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地點：保定城內一個殘破的小巷子里。

布景：一個窮苦人家的院外，一株楊柳树枝條上落滿白雪，沉沉下墜；天色昏暗，霧氣氤氳，大地和天空都被銀灰色的氣團籠罩着。

幕啟：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她正在抬頭眺望。這就是燕來的妹妹韓小燕，體態玲瓏，舉止活潑，鴨蛋臉凍的緋紅。

小燕：（唱）

天色昏暗狂風嘯， 耀眼白雪壓柳條。
寒風刺骨行人少， 不見哥哥心發焦。
鬼子橫行又霸道， 滿城百姓如坐牢。
燕來哥性情太暴躁， 誠恐在外把禍招。
撥開柳枝用目眺， 見一人閑游好逍遙。

（白）哪邊來了一個人，說不定是個買主。我吆喝
吆喝，運氣好，還能出脫幾根油饅子。（吆喝）賣
油饅！酥脆香甜的糖麻花！

楊曉冬：（若無其事地上唱）

東街找罷西街找，韓家遷居無下梢。
十載重履古城道，江山易色景蕭條。

小燕：先生，你早呀！

楊曉冬：（隨口答應）我才下火車。噢！小姑娘，你冷啊！

小燕：我呀！不冷。看你渾身是雪，那才冷呢。先生，到
我家取取暖吧！餓了的話，吃上幾根油炸饅子。

楊曉冬：你家住在那里？

小 燕：就是身后这个門。先生，屋里坐吧。看！新炸出来的油饅子，噴鼻香，保你吃了滿意。（二人进入屋內）

楊曉冬：（随手拿起一本书）“天方夜譚”！小姑娘，这本书是你看的嗎？

小 燕：书是哥哥的。我也看过。有些字花里胡稍的，認不全。

楊曉冬：（猛然在书上发现什么）“师范学校图书馆”！小姑娘，你哥哥讀过师范嗎？

小 燕：哥哥只讀过高小。这本书是爸爸从学校带回来的。

楊曉冬：小姑娘，你姓啥？

小 燕：姓韓。

楊曉冬：姓韓？是从菊花胡同搬来的？

小 燕：（迟疑地）嗯。

楊曉冬：你們住过菊花胡同37号嗎？有位叫老韓的工友，是你的什么人？

小 燕：是我的一一不——不知道。（唱）
只見他步步逼的緊，問東問西定有因。
父亲革命把命殞，誠恐鬼子又究追。

楊曉冬：（唱）
她話到口边忽又隱，形迹已露兩三分。
細看她伶俐又聰敏，实言相告諒无失。

（白）不用害怕。从前我在学校里跟老韓哥一块鬧过風潮，我們是知心換命的朋友。告訴我，你是老韓哥的什么人？

小 燕：我是——是他的女儿韓小燕。

楊曉冬：啊呀！我的天，大海里寻針，誰料想針在眼前。你燕来哥哥呢？

小 燕：他一早出去拉車去啦。（門外喊声，“小燕”。）
听，他回来啦。哥哥，哥哥，快来啊！（燕来上）

哥哥，你看誰來了！

韓燕來：你……

楊曉冬：燕來，不認識啦？我就是十年前鬧學潮時，差你送信的那個人。

韓燕來：你是楊曉冬叔叔！快，快坐下。小燕，快給楊叔叔倒水。

楊曉冬：怎麼樣，生活還過的好嗎？

韓燕來：唉……

小 燕：你說呀！好，我說：（唱）

十年的日月不算短，過一天就象過一年。

爹媽死后無人管，哥哥關外去周旋。

他也曾下窖挖過炭，他也曾考入電訓班。

日本鬼子把城占，他賭氣辭職轉回還。

鍋里無米又無面，一天三頓底朝天。

多虧周伯伯來照管，託他拉車去掙錢。

掙的多了事好辦，他餓着肚皮回家緣。

掙少了反倒進酒館，以酒解愁當醉漢。

韓燕來：別爭搶咀奪舌的！下雪天餛飩容易反潮，趕快卖掉；留神長眼力，有事給家送個信。

小 燕：不，自爹爹被反動派殺死后，家里窮的掀不開鍋，一直沒個親戚朋友走上門來；今天好不容易才看見楊叔叔，我叫周伯伯去……

韓燕來：別喊叫！快去割半斤肉，給楊叔叔包餃子。

小 燕：包餃子，那太好啦！現成的白菜，還有二斤白面，不夠的話，我吃豆腐的；連周伯伯也請來。

（與老周碰了個滿杯）

老 周：大清早，你們嚷什麼？

小 燕：周伯伯，你看！這是我楊叔叔；和我爹是燒香弟兄。

老 周：怎麼，你跟燕來他爹是磕頭換帖？真是大水沖了龍

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你今年有四十开外了吧？

楊曉冬：差不多。

老 周：那你是老弟啦。

楊曉冬：周大哥，生活过的可好？

老 周：这哪叫生活啊！一天吃不飽三頓飯，成年价混的衣裳都穿不到身上。鬼子、汉奸、特务、狗腿子多的象夏天的蒼蝇，还安定得了！唉！不談这些了。你来了，就多住几天。我这个人，不会虚情假意，有什么说什么。我沒儿沒女的，他兄妹就象我的亲生儿女一样。我呢，也愿看着他們长大成人。小燕岁数小，肯听话，也逗人爱；这个燕来呀，性格不好，是个沒把儿的流星，說不定他会干出什么事来。你这回来，好好条理条理他，叫他学老实点。

韓燕来：周伯伯！你說的是什​​么呀？

老 周：你估量着我看不透你的心事？休想蒙我，你整天尽想的是斜門儿。你把眼睁开，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捅馬蜂窝，还不是自寻挨整。

韓燕来：我豁出命不要，也要把皇帝拉下馬！

老 周：你拉誰的馬？再胡說，我連三輪車都不叫你拉啦！

韓燕来：不拉三輪更好，我到大街上截鬼子的汽車去。

老 周：你……

小 燕：一見面就叮上啦！周伯伯，楊叔叔还没吃飯呢。你給咱买上半斤肉，咱今天包饺子吃。

老 周：好，你去剥餡子，我去买肉。老弟你先坐一会，吃了飯咱弟兄好好拉一拉。（二人分下）

楊曉冬：燕来啊！你怎么老可撞你周伯伯？

韓燕来：楊叔叔，你不知道，周大伯把我自小拉扯大，就和我的亲爹一样。不过我就是看不慣他那怕事的样儿。

楊曉冬：你爹为革命光荣地牺牲了，你不比别人；你是革命烈士的儿子，可不能这样胡胡涂涂地呆下去。

韓燕来：楊叔叔，你对我的看法不对！（唱）

未曾开言心生气， 滿腹心事无从提。
自从我爹下了世， 誓报冤仇志不移。
一根椽怎能将房撑起？恨只恨独木难成林。
幸遇一人叫出喜， 开导我認識大道理。
不幸他被捕全大义， 我好比羊羔把路迷。
风筝断綫飄天际， 黑夜凄凄眼迷离。
东碰西撞难展翅， 只恨缺个引路的。

楊曉冬：燕来，我問你，你还愿意走你父亲的那条路嗎？

韓燕来：楊叔叔！还問什么呢，除非我死了；不！死了也要走我爹走过的道路。

楊曉冬：那好。我今天出来，就为的找你。从今天起，你的风筝已經接了綫，你就不再是关在囚籠里的小鳥，而是太阳光下自由的飞鳥，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個光荣战士。

韓燕来：这是真的？（兴匆匆地向外走去）

楊曉冬：你到哪里去？

韓燕来：我到北屋看看苗家的月份牌，我要永远記住这一天。

楊曉冬：月份牌无須看，今天是一月廿五号。房东屋里有表的話，倒是請你看看有几点鐘了。（韓燕来下）

楊曉冬：嘿，楞头楞脑的，真和他爹一个样。（韓燕来复上）

韓燕来：十一点啦。

楊曉冬：十一点？糟糕，整过了兩個鐘头。

韓燕来：怎么回事？

楊曉冬：没什么，把和个朋友約定会面的時間耽誤啦。可能她还在等我，我去去就来。（下）

韓燕来：嘿，日本鬼子，看你再張狂！这一下我可有了主心

骨啦。

〔楊曉冬、顏銀环上。〕

楊曉冬：來，認識認識，這就是咱們找了許多天的韓燕來。這位是市立第三醫院的護士，銀环同志。談正事吧，見到高自萍沒有？

顏銀环：見到啦，今天一下班，我就去找他，他說咱們搞地下工作的，一要進的去，二要站的住，三要坐的下，然後才能談到工作。現在楊同志連個身份証都沒有，叫我怎麼掩護呢？我說：“十號”叫我找你，有這麼個事：近來敵人对交通要道封鎖的挺緊，組織上想從內部开辟一條交通路線，護送同志過路，想依托你……

楊曉冬：他怎麼說？

顏銀环：他說，我進都市的時候，領導上對我要求很高，現在叫我出出進進的送人，這不是拿的鋼梁當木材，起重機吊搖籃嗎！

楊曉冬：好啦，不論怎麼樣，我們一定要照“零九”的指示，把袁主任平平安安的送過去。

顏銀环：蟻負米粒，象負千斤，各人盡到各人心。我雖然只負擔交通傳信工作，但我是個黨員，我應該盡到我最大的力氣。

韓燕來：有辦法，我有幾個過去的窮朋友，現在在偽軍里混事，就說我有个親戚要出城，請他們幫幫忙。

楊曉冬：可以去活動一下，不過要特別小心。

顏銀环：那我先走一步，再去找一找馮大孀。噢！我倒忘記啦，剛才高自萍託我給你帶來一枚偽政府的証章。

楊曉冬：這倒難為他啦。晚上七點鐘再在原来的地方接头。

顏銀环：好。（下）

〔屋內聲：燕來哥，飯好啦，請楊叔叔吃飯吧！〕

韓燕來：楊叔叔，吃飯去。就先住在咱們家吧。

楊曉冬：戶口上沒問題嗎？

韓燕來：這院里的房東苗先生是混官面的，托他活動活動，也許有辦法。等會兒我告訴小燕，叫她張羅吧。

（二人下）（幕落）

第 二 場

時 間：一九四三年六月一個深夜。

地 點：保定城外西馬莊。

布 景：一個帶有套間、陳設簡陋的農家屋子。

幕 啟：楊母手拿楊曉冬的照片端詳着，深思地慢步踱出。

楊 母：（唱）

晝長夜長愁絲長， 千頭萬緒牽心上。

兒呀你一去不把娘探望，娘的心常在你身旁。

你朝夕奔走刀尖上， 為國為民除禍殃。

但愿你隨着陽光長， 但愿你意志堅似鋼。

有一日雲散天晴朗， 兒平安康健轉回鄉。

楊曉冬：（扶窗有頃，低沉地叫了一聲）媽媽！媽媽！是我。

楊 母：呵！我的冬兒呀……

〔門開，母子倆偎倚在一起。〕

楊曉冬：媽媽！不要哭。

楊 母：我沒哭，是冷風吹了眼睛流淚哩。來，叫媽看看。
冬兒你的面容沒變多少，就是胡子拉碴的。你看，
比過去老了。（指着楊曉冬的象片）

楊曉冬：媽媽！你還把它保存着？

楊 母：我能丟掉它？兒是娘身一塊肉啊！

楊曉冬：媽！這張象片，要就藏起來，要不就交給我。

楊 母：媽知道。媽不過在沒人時拿出來看看解解悶。

楊曉冬：媽！你老人家身子還好吧？

楊 母：結實着呢。冬兒，我听老肖說，二月間黨就派你到
省城作地下工作，如今有四個多月了。离家这么

近，也不回来看看。告訴我，这回是单为看我，还是有別的事。

楊曉冬：媽！一来是看望你老人家，二来是有点事情。我們今天夜里要护送一位首长到根据地去。

楊 母：誰呀？

楊曉冬：从分区新派到咱們軍区作政治部主任的袁同志。我不放心也赶来了。梁队长和金环接首长去了，他們一会就到，今晚上就歇在咱家。（鸡叫）

楊 母：那好。冬儿，你結婚了沒有？

楊曉冬：还是光棍一条。

楊 母：唉，冬儿呀！（唱）

柿子树本是黑枣根，母子相倚骨連筋。

自从你爹下了世，娘为你茹苦又含辛。

我今活了五十几，进门沒个說話人。

你远走高飞不在意，难道你不知娘的心？

楊曉冬：（唱）

媽媽放心莫惦记，此事有几来料理。

兵荒馬乱烟尘起，七灾八难把人逼。

盼只盼旁人翻身楊眉得吐气，儿得空回家陪伴你。

坐上火車北京去，大好河山任游历。

楊 母：冬儿！（唱）

但愿太阳快升起，全国到处飄紅旗。

註咱旁人吐口气，喜在眉头甜心里。

楊曉冬：媽，你放心吧，咱們一定会有这一天。媽，組織上給你談了沒有？

楊 母：怎么沒談？前几个肖部长派人來說，儿子搞地下工作，媽媽当联络，最好掩护……

楊曉冬：媽，你答应了沒有？

楊 母：我能給你丟臉！儿子有胆量，敢在敌人刀尖底下搞工作，当娘的还能縮脖子打退堂鼓。

楊曉冬：媽，你真是我的好媽媽！他們來了，你把里間收拾收拾。（天色漸亮）

楊母：好。（下）

〔梁隊長，袁主任，顏金環及韓燕來上。〕

楊曉冬：梁隊長，請袁主任到里边坐。

顏金環：袁主任，請喝碗水。

袁主任：謝謝你！金環同志，我對你們的護送表示感謝！梁隊長，咱們什麼時候動身，這兒離根據地不遠了？

梁隊長：再走二十里就到了，前面一共有八個炮樓，不好對付，天快亮了，等一會再看情況吧。

楊曉冬：袁主任，我們完成了任務，下一段護送任務由梁隊長負責，現在我們回城去了。

顏金環：忙什麼？離城只有十五里路，遲些動身也能趕回去。

楊母：七八年沒沾家，吃頓飯再走吧。

楊曉冬：媽，工作很緊，過些日子，我再回來看你。袁主任，还有什么指示？

袁主任：曉冬同志！目前鬥爭形勢越來越尖銳，敵人今后的手段會更加毒辣，你們的活動更須謹慎；保存自己才能消滅敵人，這句話對內綫工作更有意義。就這些了，好，再見吧！

趙醫生：（慌張急上）金環，有情況，西馬莊炮樓里的偽軍朝這村來啦！（全場緊張）

顏金環：別着慌，這裡不比老區，漢奸來來往往是平常事；再說咱們有隱身的地方。趙醫生，你在这磨騰什麼，還不快到聯保處，叫他們派人迎接去！有事再來送信。

趙醫生：對，對！（急下）

楊母：我給武工隊打個招呼去！（急下）

顏金環：（問楊曉冬）楊政委，立刻把首長隱蔽起來吧？

梁隊長：用不着這樣胆小，要是來上三頭五個的，敲掉算

啦！

顏金环：老梁，少說些沒油沒盐的話。这里不是根据地，再說你現在負的什么責任？

袁主任：派人到外边放个暗哨……

顏金环：外边有人。

袁主任：那好。同志們，合法的分散躲开，不能合法的可以先隱蔽起来。

赵医生：（急上）金环，糟了，炮樓的人，烟不吃，茶不喝，又不去联保处，从前街到后街，挨門挨戶的胡轉游。

顏金环：（迅速地打开夹壁牆）請首长进去。

袁主任：（握揚手）曉冬同志，你們馬上爭取走，不要在这兒陪伴我了。

楊曉冬：（搖頭）首长先进去吧！

袁主任：同志們听我的話，党不要求你們只做一丁点事情。

（入內）

赵医生：这儿沒事，我到藥鋪那边去吧。

顏金环：不要去啦，夹壁牆很大，你也鑽进去。

赵医生：有名有姓的，怕什么？我到藥鋪支应門面去。

顏金环：（严肃、厉声地）現在你去藥鋪是想給伪軍看病，还是想图財害命？

赵医生：（无奈地）好，我进去。（入內）

〔金环合上牆〕

楊曉冬：燕来，你先走吧！

韓燕来：我不走。留下你怎么办？

楊曉冬：不要管这么多，你赶快回城里去。

顏金环：韓同志，我掩护你出村，跟我来。

〔二人急下，梁提着兩把大机头，不时地望着門外。〕

楊曉冬：（思慮地）敌人是偶然来的，还是事前了解我們的底細？要是搜查到这里怎么办！我能不能利用合法

的身份，保护首长的安全……

〔门外传来吼叫声，楊、梁紧张地倾听。〕

〔金环上，拭着脸上的汗水。〕

顏金环：好險！

楊曉冬：
梁队长：韓燕来……

顏金环：打发走了。幸好他带着三輪車工人身份証，才混过去了。敌人还在外边蹣跚呢，你們赶快进去吧。

〔楊、梁入牆，金环拿起針綫做活。大門吱呀一响，兰毛、螃蟹臉带着四个便衣队上。〕

顏金环：（故意提高声音）官长們辛苦了！（很自然地拦住門）官长們有什么事？

兰毛：有事也用不着給你說，閃开！（推金环一把，便衣队一拥而进，搜查了一陣）

螃蟹臉：你們家沒男人？

顏金环：（沉着的）你們有事就說吧，要到联保处啥的，我可以領你們去。

〔灯光漸明，夹壁牆里隐蔽的人神情紧张。〕

兰毛：（仔細望了望屋里的牆壁）我看这屋子有毛病；你們帶皮尺来沒有？走，先到院子里瞧瞧。

伪便衣队员：走。（一拥而出）

顏金环：（低声向夹壁牆）赶快想个办法吧，敌人要丈量房子的尺寸啦！（迅速的至門边，牆内人很着急）

赵医生：夹壁牆就怕量尺寸，这一来就露了餡子啦。怎么办？要不让我出去，托人了結了結，咱們花点錢……

梁队长：你这是廢話！我們又不是被綁了票，干什么花錢？老子有五十发子彈，跟他們頂到天黑；不行的話，我掩护大伙向外冲！

袁主任：赵大夫的办法不行，梁队长的办法也行不通。这里是敌占区，又在炮樓跟前，只要一打响，我們沒法子冲

出去。大伙静一静，看晓冬同志有什么意见？

楊曉冬：咱們沉住气，再等一会，观察观察敌人的企图，看是专门来找我们，还是想要诈财。

〔院子里的敌人交头接耳。

兰 毛：磨蹭什么？赶快量吧！

一便衣队员：没带皮尺。

螃蟹脸：没关系，咱们是老手，找条绳索比量比量就行。

兰 毛：先量屋顶，再量底下，有毛病就拆。

一便衣队员：我寻梯子去。（下）

另一便衣队员：我找镰头去。（下）

〔墙内人情绪更加紧张。

楊曉冬：（拉着袁手）事情紧急，让我出去亲自对付他们。

袁主任：你用什么办法？

楊曉冬：我用合法身份唬唬狗日的。

袁主任：有把握吗？

楊曉冬：我想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去见特务头子去。首长保重！同志们保重！

〔拉开夹壁墙遮板，一跃跳下。

顏金环：（一惊）你……你要干什么？（楊、顏耳語）

一便衣队员：（急上）镰头拿来啦！

另一便衣队员：路南药铺有架大梯子，谁跟我抬去。

顏金环：（冲出）你们干什么？（唱）

大白天来到我庄上，闖入我家翻柜箱。

屋里屋外胡乱撞，又是丈量又上房。

持枪搶劫休妄想，横行欺人不应当。

咱到鎮上把理讲，你把太阳当灯光。

螃蟹脸：（唱）

小娘们出言气势壮，好象枪药肚内装。

太岁面前敢叮撞，誰給你摩腰作主張？

〔走近顏，欲动手。

楊曉冬：（縱身出門，大喝一聲）不要撒野！

[群匪見陌生人驟然出來，非常惊慌，不約而同的把槍對准了楊。

蘭 毛：（威吓）干什么的，舉起手來！

楊曉冬：（睬也不睬，以和緩、輕蔑的口吻試探着）（唱）

龍王廟反被大水沖，一家人不要起內哄。

要發洋財通名姓，省城腳下別逞凶。

好說好道還猶可，凭几根破槍逞什么能！

（白）收起來！

[群匪愕然，將槍縮回。

蘭 毛：（逼進一步，狠狠地質問）（唱）

你出頭露面問西東，那部分歇腳那部分停？

同行的人兒有几个？報上姓來通上名。

楊曉冬：（唱）

深山有虎海有龍，沒來歷不敢到城東；

要問帶來人多少，踏平古城人一名。

蘭 毛：（唱）

剛才屋內查的清，為何不見你應聲？

楊曉冬：（唱）

井水不把河水犯，不見兔子不放鷹。

蘭 毛：（唱）

廢話少說談正經，公事公辦按例行。

楊曉冬：（唱）

你們出差為了公，難道我是為私情？

蘭 毛：（唱）

管你是私還是公，搜搜身上看情形。

楊曉冬：（怒而撥槍）你們敢！（唱）

海狗敢把太陽吞，井內之蛙想成精！

來來來別的東西我沒有，几顆子彈送人情。

[把子彈頂上膛，對准蘭毛。